

清明物语

一把扇儿在扇着悠悠凉风，惬意无边，也诗意无边，就像此时万物蓬勃的田野。一扇在手，就是牵手故乡，牵手祖国，哪里还有比这更美妙的感觉？

风儿吹来一面扇

■ 刘放

在海南的日子里，从省会城市到镇属农场，我多次看到这把俗称的“芭蕉扇”。我感觉它也认出了我。扇子叫蒲葵扇，或者称之为葵扇，我们家乡叫蒲扇，是一种传统的夏日降温工具。它们由蒲葵叶制成，以广东新会出产的最为有名。

我所见的海南扇子，绝非出自新会。过于的“生态”，也过于的“绿色”，使其做工太过简单粗放，完全是一片蒲葵叶子随便剪剪即成，这不是新会的风格。都知道海南植被茂盛，树木品种繁多，这种与棕榈很像的蒲葵树，自然也不稀罕。我估计，海南的这种蒲扇价格应该非常便宜。我的租住房里有两把，很像电视剧《济公》里主角的不离手道具，即歌中所唱“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外加“一把扇儿破”。房东所用的扇子，也是一样的规格和质地。

便宜并非无好货。我小时候见识的蒲扇，就是价廉物美。

风儿吹来一叶帆，捎来远方新世界。我觉得这把扇子，足可与风帆媲美，二者均为风中使者，风中精灵。相对而言，帆被动一些，不动声色倚桅杆而立，像倚门框的飘飖者，它本身并无动力，是无形的风助推，让它攫取功劳。扇不同，它与风的关系，主动如深水中的桨，搅动水流生动力，劳而有获，顺风逆水都能行船。风儿吹动扇，扇儿鼓动风。风不动帆也不动，不动都不动；扇动风儿随动，不动也得动。风过之处，带来降温和风凉。乡下岁月，我的奶奶一把蒲扇，扇凉了整个夏夜，扇舒适了整个夏夜。

那白天呢？扇儿扇不动白天，白天奶奶要下地干活。我片刻不离，尾随不舍。她采片荷叶戴我头，让我在地头树荫之下玩蚂蚁，毒日头

下地锄地。玩半晌，头上荷叶枯了，我也在地头睡着了，蚂蚁转而爬上我的额头，开始“玩”我，玩荷叶覆盖下的一颗“毛芋头”。奶奶丢下锄头奔过来，捡荷叶当扇挥，蚂蚁不是蚊蝇，赶不动，须一只一只捉，捉了再扔掉。

夜晚的蒲扇，也不是先扇我。先享受到扇风的是烟包。这烟包是夏日乡下夜晚的战神，所到之处，蚊子望风而逃。烟包何许人？非人，乃干稻草扎卷，拧编，形同包裹儿的“蜡烛包”，怕太过易燃，外表浇水，点着后内干外湿滚滚冒蓝烟。奶奶一手执烟包，一手摇蒲扇，形同敲打铜锣巡视，放安民告知：存心不良的蚊子们注意了，夜幕降临，屋外天地大着呢，外面去吧，现在的陋室让咱家祖孙安睡。

奶奶瘦高，烟包在其手上时而墙根，时而瓦檐，明灭火焰如红线流动，有诗句咋说来看：“维持彩练当空舞”，此持彩练仙女还能有谁呢，明知故问嘛。烟包借助扇子风，甘当奶奶的急先锋，鼓起腮帮子吹烟，于屋内所向披靡，乱哄哄的蚊子便争先恐后地向外逃。胆大妄为的游兵散勇，所剩无几，也被熏得头重脚轻，丧失了战斗力。奶奶将烟包放门口，它余烟袅袅余威悠悠。受恩于一扇风，报效全身能量，御敌于国门之外，忠诚守卫奶奶梦。

梦中港湾可有帆？有也不过装饰，务实还当请扇君。那怜孙者，通宵不停地扇。扇风中的故事，有怀橘遗亲，有神笔马良，有悟空巧借芭蕉扇……孙儿腾云驾雾入梦了，奶奶不累扇儿累，该停扇片刻，让扇儿也歇歇啦。奶奶停扇片刻打个盹，梦中惊醒，一摸，孙儿身下湿漉漉的，条件反射重摇扇。扇子重新聚入静水，舀一瓢清风润无声。扇走上半夜，迎来下半夜。屋外呢，扇走窗外拎着小灯笼的流萤，夜空满天星

斗眨眼观望，不解，眼倦，终也打着呵欠退隐。

这面扇子，奶奶感念其恩德，用布条滚边，细细缝牢，一用数年。还嫌不够雅，她颜楷写我名字，油灯一熏，擦净墨迹，就是镂空立体。

我还看见，当年村里的大叔大哥定亲后，逢时过节要到对象的家中送礼。初夏的礼品是一只鸭子，一篮子新麦面做出的端阳耙，同时配上几把新蒲扇。那活鸭会伸长脖子叫唱几声，那新出笼的端阳耙自然香喷喷；唯有那新蒲扇无色无香，价钱也便宜得很，似乎无关轻重。但在我看来，送礼人心中之美啊，就像有一把扇儿在扇着悠悠凉风，惬意无边，也诗意无边，就像此时万物蓬勃的田野。

比起折扇，蒲扇的确不及其风流倜傥，刷地甩开，又刷地收拢。那一根根扇骨组成的拱形扇面，上面一拱应了民歌天似穹庐，下面一拱如半轮旭日跃出海面，天与地之间供人们作画题词，佳话不断。文化人手捏一柄折扇，更多的并不是用来扇风，而是手中把玩，是摆设，蒲扇哪能有如此效果？比起那些檀香扇，还有绢面团扇，蒲扇更像是一个朴实红黑的村姑。孰优孰劣，也是因人而异，因目光和心眼而异。

蒲扇其实也入画，丰子恺先生的画中，就多有蒲扇摇起清风。一幅《你给我削瓜，我给你打扇》，让我眼泪汪汪，我多么希望自己是那画中的打扇人，但削瓜人哪里去了？一幅《瞻瞻的车》，又让我被涕为笑，那腿间的两把蒲扇，也能玩成脚踏车。

我广东新会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不少年迈的



徐建军/摄

花雨

海外华人华侨对蒲扇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一次网购几百把蒲扇，拿扇在手，向自己的儿孙讲述过去的故事，扇子是用手工做成，凝聚中国人的勤劳节约，一分一毫都靠自己挣，得来多不易。我对他说，恐怕更多的还是这些老者自己的情感需要吧，这留有几时温馨记忆的载体，会给自己讲述许多苦难又美丽的故事呢。一扇在手，就是牵手故乡，牵手祖国，哪里还有比这更美妙的感觉？

风儿吹来一面扇，我在海南举头北望，瞬间，就从时空隧道穿越到了童年。我想，能有此幸运者，当不在少数吧？

于此时，我想念的又何止那把扇子？心中的哀思，皆源自那个执扇的人。

2022年1月25日，云南腾冲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胆扎分站执勤一队队长杨恩玖因突发疾病，倒在了疫情防控一线。杨恩玖牺牲后，他的妻子刘玲春陷入无边的悲痛中，瘦弱的身躯承受着失去丈夫的痛苦，工作之余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年迈的公婆。清明前夕，笔者采访刘玲春，被她朴实、质朴的语言深深打动，遂将这名警嫂想对丈夫倾诉的心声以及对丈夫无尽的思念整理成诗——

等你再唱一曲《卓玛》

■ 郑力斌

起风了，书桌旁的风铃又响了
忙到深夜，我才有精力想你
女儿和儿子已经睡下

致哥，是你吗
你要是回来了，听我说话
这些天，爸妈老了许多
满头青丝已变得花白
一向爱跳爱唱的妈妈
已经好多天不出门了
咱爸还是那句话
你是他一辈子的骄傲

致哥，你回来好吗
这样等你的日子，
我不知道何时是尽头
懂事的女儿开始问我要爸爸
以前爸妈和我只是告诉你忙
等你回来就会送地上学
我们还告诉你
她的爸爸是移民管理警察

这次，她问爸爸为什么电话都没有接
你不喜欢她了吗
我只能对她说
你好好吃饭，
听爷爷奶奶的话

致哥，我心里的话你听得到吗
那天，
你怎么忍心抛下我们
独自一人就这样走了
好想听你再唱一回《卓玛》
你去西藏驻守边疆
我最开心的就是你给我唱的这首歌
你会用我听不懂的语言边唱边笑
告诉我这叫藏家话
一有空闲，
我就播放这首歌
就好像，就好像你已经回来
时时刻刻都能听到一样

致哥，我知道你太累太累了
那你就安心地睡吧
你不用担心我，
我会好好照顾他们
对了，儿子学会自己吃饭了
他还和爷爷说，
将来他也要当警察

致哥，答应我
下辈子，你还是警察
而我还是你的妻子
到那时，我天天给你打电话
你天天给我唱《卓玛》
好吗？
等你，再唱一曲《卓玛》

■ 范语晨

3月7日的晚上，我正忙着准备第二天妇女节的工作任务，却在一个古典乐谱分享群里，看到了一位杰出女性离世的消息：“中国共产党党员，当今在国际乐坛上最具影响和权威的中国钢琴演奏家、教育家，中国钢琴音乐事业的领军人物……周广仁先生于2022年3月7日16:30分在北京家中安详辞世，享年94岁。”

我心中一颤，马上把消息转给了父母，告诉他们：“周奶奶走了。”

周先生的讣告饱含敬意，列出了她这一生最重要的成就与评价。她是第一位获得国际奖项的中国钢琴家，她是“中国钢琴教育的灵魂”，她被收入了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的世纪妇女名人录……

不过对我来说，她的诸多称号里有一个最贴切，就是“钢琴奶奶”。我想，大概很多中国琴童，都会像我一样，在此刻本地地告诉爸妈，“周奶奶走了”，就好像是自己家里的一位老人离开了。

儿时学琴的记忆一点点流淌着。我在想，“钢琴奶奶”为何成了她在琴童心中的“出场面貌”呢？

答案似乎很简单。周广仁为中国钢琴教育的贡献是无人能及的。她爱弹又爱教，十几岁就在上海带了20多名学生，向父亲证明了“学钢琴也能养活自己”。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里，她桃李满天下，中国艺术类院校的钢琴教学骨干，大半是她的门生。她更是钢琴基础教育和幼儿教育的奠基人、躬耕者，主编的《中央音乐学院业余钢琴考级教程》至今是所有业余琴童的必修

■ 刘诚龙

我俯望铁炉冲的田塍，好像在瞭望星空。目光与铁炉冲的田垄相接，一望无际的是繁花似锦。这是草籽花给我无边的遐想——一丘绿油油，如蓝莹莹的天，田里的草籽花红点点，如闪闪的星。一条田埂好像一个逗号，草籽花铺陈，展卷，没完没了，如长调，如大赋，直到丘陵之山，才打上句号。铁炉冲的田垄字字秀，章章优，篇篇锦绣。

草籽花，学名叫紫云英，我更喜欢叫草籽花。草籽花，细长的茎，细碎的花如蜡烛火苗，凑拥着、合拢着，如一盏煤油灯芯，那茎呢，恰是一根灯绳。花心处花白，恰是一只婴幼儿澄澈的眼珠，泛着水灵。无数草籽花，开在稻田里，似满天星。

秋收过后，田野里一片褐色的萧瑟，天地间失去了灵气，偶尔会有一只水鸟，在稻田里飞，点点动感，划破岑寂。一场秋雨，接着是一场秋雨，干涸的水稻田里漫漶着水，水汽氤氲，泛着光。

若说，秋田里的水，到底还有人在其中蹀，那么冬日里的田水，人迹罕至，那水尤其清澈，尤其晶莹。父亲在秋后临冬，买来草籽花种，初冬时把草籽抛掷，均匀地抛在稻田里，你想不到，到了春天，就会盛开，布满田野。

我的父亲不种花，种草籽花是要给来年的水

绵绵春雨，长满草籽花的稻田，水意淋漓，寒气凛凛，草籽花盛开得密密实实。父亲牵着那头老水牛，戴着斗笠，披着蓑衣，手持竹枝鞭，下了水田……当年捉虫，满田满土种草籽花，我曾对父亲心生怨念，到如今他作古多年，却甚是怀想。

稻，种肥。草籽花下面有细细的根，米粒大小，草籽花根，含磷含氮，春耕翻入土，便是肥嘟嘟的好肥料。水稻，因此茂盛；粮食，因此丰收。我们眼里的草籽花，是灿烂的风景，父亲眼里的草籽花，是白花花的谷子。

“花向琉璃地上生，光风炫转紫云英。”茵茵的草田里，软软的，绵绵的，如花之被，如锦之锻，那是少年绮梦，蜜蜂飞、蝴蝶飞……在草籽花花丛里，嗡嗡飞。我持着墨水瓶小瓶，把黄蜂捉到瓶里，那是我们的动物园。而我是牧童，在草籽花田里，捉蜂，打滚，野小子的春天，寒酸童年有着天纵其野性的回忆。

绵绵春雨，长满草籽花的稻田，水意淋漓，寒气凛凛，草籽花盛开得密密实实。父亲牵着那头老水牛，戴着斗笠，披着蓑衣，手持竹枝鞭，下了水田。春耕日子，正是江南雨季，雨不大，整个江南都罩在灰蒙蒙的天空下。田野里，父亲挥鞭：哦起哗。那是春耕声，那是田发声，那是稻不响

亮的拔节声。

这声音是雄壮有力的，而在我听来，也是哀凉的。少年是浪漫的吧。蜜蜂之梦境，蝴蝶之胜景，是少年如我之摇荡心旌。可此时，我却听到满田的草籽花，在嘤嘤泣泣！父亲每哦一声，水牛每进一步，犁铧便翻转一节田，草籽花被翻卷了，不再闪烁了，漂亮的花朵被卷到泥巴深处去了。

父亲犁着开满草籽花的稻田，手冻卷了，一双老脚浸在雪水刚转春水的田里，由褐转赤红，由赤红转青紫。我娘煮了一壶糟酒，叫我送去，给父亲驱寒。我听到了父亲赶牛的声音，也听到了草籽花翻地声。有些心疼，那么俊俏的花，父亲见谷不见花么？

我突然挽起袖子，卷起裤子，喊一声：你歇着，我来。我跳入水田，夺过父亲的犁铧。

父亲犁的田，很漂亮，一行行，犹如律诗，整整齐齐。父亲先是骂了我一句：你晓得犁鬼鬼